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5年4月23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陈晨
编辑：常元慧
美编：许茗蕾
校对：王明才



礼物中的夫妻情长

□赵瑶

老公不会挑礼物。恋爱时，他送我父母的中秋节贺礼是贵得让人不忍心吃掉的月饼，包装豪华精美到了极致，母亲知道月饼价格后，啧啧感叹了半天，末了小心翼翼地保存下了包装。可富丽堂皇的包装实在华而不实，装小物件都嫌碍事，母亲纠结许久，最终只能忍痛断舍离。托他的福，让我知道了商场里那些高档礼盒装的粽子、坚果，都有怎样的潜在客户。

结婚后，老公第一次出差去了国外，在当地市场斥巨资给母亲买了一个塔形摆件，给我买了一条价格不菲的“宝石”项链。拿到礼物后，我和母亲先是面面相觑，又向老公反复确认价格，最终只能强颜欢笑，夸赞老公用心良苦。

俗话说礼轻情意重，而我老公买礼物的原则是“礼重情更重”。这件事让我颇为头疼，让他不要买吧，怕打击了他送礼的积极性，以后就再也收不到惊喜了。让他买吧，一件件“华而不实”礼物的价格着实让我有些心疼，而且还时不时收到“惊吓”。

我开始不断地向老公灌输我对礼物的理解：“礼物嘛，代表着你对我的惦记，可以是一片叶子、一颗石头，或者是一些实用的物件，都能让我感受到你的惦记和爱。至于各类当地纪念品，网购平台一搜一大把的工艺品，实在没有购买的必要。”

有了几次深入交流，老公送的礼物“实用”多了。有次出差去外地，正值当地杨梅成熟，老公买了几十斤杨梅快递到家，让整个小区相熟的邻居都品尝到了最大最新鲜的杨梅。吃了几天后，我的牙成功被杨梅酸倒了。到现在，我们一家看到杨梅都

敬而远之。

老公近年来极少出差，“惊喜”和“惊吓”的礼物都少了，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松了口气。细细想来，老公细致体贴、勤劳肯干，不会送礼物的“不浪漫”实在是最微不足道的缺点了。

本来我对老公的礼物早已不抱有任何幻想，可今年3月8日，老公一下班就兴冲冲地递给我一个牛皮纸袋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我给你带的礼物，你肯定喜欢。”我表现得非常惊喜，心想不管收到的是什麼，我都要用最热情的态度回应老公，决不能辜负他的爱。打开纸袋，里面放着一盆开得正艳的长寿花。我心里五味杂陈，但是仍保持着笑容惊呼：“哇，这花开得真漂亮！”老公得意洋洋：“老板说了，这花最好养，‘植物杀手’也能轻松养活，正适合你空了的花架。”

听完老公的话，我心里泛起一丝暖意。虽说这花比不得玫瑰的热烈，名字似乎也不适合在“女神节”送媳妇，但这是老公对我最朴实的爱，他看到了我空置的花架，也把我日常的碎碎念记在了心里。在漫长的相守相依中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期待，最终在不经意间，以最美好的方式得到了回应。原来，爱不仅是相互理解，还有彼此为对方做出的改变。这一刻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被爱的幸福。

日子依旧平淡如水，但在这平淡中，我们彼此陪伴，彼此包容。那些小小的“惊喜”与“惊吓”，最终都化作了生活中温暖的回忆。



又是榆钱满树时

□张桂春

暖乎乎的春风轻轻一吹，三叔家门口前的那棵老榆树就热闹起来了，嫩绿的榆钱在枝头晃啊晃，像一串串铜钱。

记得小时候，一到榆钱成熟的时节，我和小伙伴们就像一群撒欢的小兔子，蹦蹦跳跳地跑到榆树下。那时候可顾不上什么淑女形象，也顾不上脚底被树皮硌得生疼，脱了鞋子就往树上爬。老榆树的树干粗壮，枝杈也多，很快就能爬上去，找一个最佳采摘点，伸手抓一把榆钱，迫不及待就往嘴里塞。榆钱刚入口，有一点淡淡的甜味，嚼起来脆生生、水灵灵的。我一边吃，一边还不忘跟小伙伴们互相打趣。“嘿，你看你吃得满嘴都是，像只小花猫！”“还说我，你自己还不是一样！”欢笑声在榆树枝丫间回荡，那是属于童年最纯粹的快乐。

我还记得，奶奶也特别喜欢榆钱。她总是拿着小板凳和小竹篮，踩着“三寸金莲”慢悠悠地走到榆树下，坐下来等着我摘榆钱。我在树上摘，她在下面接，还不停地叮嘱我：“慢点，别磕着，抓住树枝子站稳了……”奶奶撸下一篮子鲜嫩的榆钱，回家做成各种好吃的。她最拿手的是榆钱窝窝头，将榆钱洗净，和着玉米面、白面，加点盐和葱花，揉成一个个圆圆的窝窝头，放进锅里蒸。不一会儿，厨房里就弥漫着榆钱的香气。揭开锅盖，热气腾腾的窝窝头绿中带黄，我吃得狼吞虎咽，奶奶则一脸宠溺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“多吃点，多吃点，这可是春天的宝贝，一年就吃这几天。”

除了窝窝头，奶奶还会把榆钱和白面一起拌匀，抓一把白糖撒上，放到蒸锅上蒸。这是我最爱吃的，为了吃上刚出锅热乎的，我围着锅台转来转去，寸步不离。蒸熟后的榆钱软糯清甜，在物质不算丰富的日子里，这一锅蒸榆钱就是最温暖的慰藉。

后来啊，我慢慢长大，离开老家去县城读书、工作，很难再看到榆钱树。有时候走在街头，闻到类似榆钱的清香，我会忍不住停下来寻觅，想找回小时候在榆树下的点点滴滴，找回和奶奶一起度过的温馨岁月。

又是榆钱满树时，我趁着假期回到老家，三叔家门口的那棵老榆树依旧枝繁叶茂，榆钱挂满枝头，我还想像小时候一样爬上树摘榆钱，可站在树下良久，发现已经不会爬树了，试了几次也爬不上去。我忘记了，忘了我都快“奔五”了，而奶奶，她在三年前去世，当时一百零二岁。

抬头望着高高的榆钱树，我眼角有些湿润。三叔回屋拿了一根竹竿，绑上钩子钩榆钱，边钩边说：“够你吃的，有的是！”我抹了把眼泪，捡起一串榆钱，撸下几片放进嘴里仔细咀嚼，还是熟悉的味道，只是再没有了小伙伴们的欢声笑语，也没有奶奶坐在树下等我摘榆钱了。



母亲的“魔法袋”

□崔安宁

前天我给母亲收拾房间时，发现了几个老旧的布包，歪歪扭扭的缝线和粗糙的图案，无不透露着缝制人那整脚的手艺。这是母亲专门为我缝制的。儿时的我曾问过母亲这些包的用途，母亲摸着布包上的线头，红着脸说这叫“魔法袋”。

刚上幼儿园时，我爱极了母亲缝的红色“魔法袋”。每次上学前和放学后，母亲总会从“魔法袋”中拿出各种吃食。春天是各种新鲜的水果，夏天是凉凉的冰镇水果，秋天是刚出炉的糕点，冬天是软糯香甜的烤地瓜。如果我有喜欢的东西，只需做一天好孩子，就可以向“魔法袋”许愿。最神秘的是，无论我许什么愿望，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实现。正因为如此，我认为母亲是一位厉害的魔法师。

母亲的“魔法袋”不仅能满足我的口腹之欲，还能帮我解决困难。上小学的时候，我经常丢三落四。红领巾、橡皮、作业本、皮筋和发卡，不时就被我遗忘在某个角落里。此时，母亲就会淡定地从“魔法袋”里掏出我缺少的东西。我愈发崇拜母亲，还总拿着“魔法袋”，嚷嚷着要学习魔法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逐渐明白，所谓的“魔法袋”，只不过是母亲缝的普通的布袋，而里面藏魔法，是母亲对我的爱与牵挂。

之后，母亲缝“魔法袋”的手艺越来越好，“魔法袋”越缝越大，而我的愿望却越来越少。高中时，为了让住校的我营养均衡，母亲在绿色的“魔法袋”里放了各种营养餐和新鲜的水果，还有一些我爱吃的小零食。到外地上大学时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我就会收到快递来的五颜六色的“魔法袋”，紫色的布袋里裹着母亲做的吃食，绿色的布袋里装着新衣服……每次拆袋子，就像在拆盲盒一般，总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如今，我已工作多年，母亲依旧用“魔法袋”给我邮寄物资。而那些退休的“魔法袋”，则被她珍藏在房间里。

母亲确实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“魔法师”，她给予我生命，并将自己的爱全都缝进“魔法袋”里，也缝进了我的心底。